

中國史蹟風土叢書

陳序題



中國史蹟風土叢書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東莞張氏拜袁堂校印

汪精衛先生行實續錄



東莞張江裁次溪氏編

余嘗聞即崇拜汪先生俊偉之人格。宏博之學識。入地獄救衆生之熱血。二十餘年來。於先生言行。不計洪纖。率都寶視。嘗發奮願竭畢生之力。細密搜求考證。預爲編纂先生年譜傳紀之地。蓋欲以先生之平生。爲萬世作師表也。願近十年來。遭時多故。有稿待梓。而屢以奇變。淪化灰燼。今年春。始集近所蒐獲。彙刊汪先生行實錄行世。非敢云作述也。亦保存故實而已。書初鈔就。續有所得。茲再成績錄一編。行亦脫版。因念先生救世功業。正未有艾。余亦繼自今始。由一續而至十百千續。迨先生大壽之年。天下果臻大同。俾先生得卸仔肩。余再捧呈此稿。從容就商。然後排比成一專集。則余畢生之願償矣。中華民國三十二年歲次癸未三月東莞張江裁謹識。

省齋公遺事

張江裁

江裁編次汪精衛先生行實錄。欲求世德省齋公傳記。以爲作譜系之參證。久不可得。頃讀番禺縣續志及江陰金武祥粟香四筆。中有述及省齋公佚事者。近更獲蕭山朱啓連所撰汪省齋先生七十壽序。多可甄采。(啓連爲省齋公之姪婿。先烈朱執信先生之尊人。)番禺縣續志曰。汪璣。字玉叔。號竺生。少與從弟璩同學。客游四十年。治事和而當。其德足以漸厚而勵僉。咸豐十年。居四會縣令張作彥幕中。適賊陳金缸黨數萬。自懷集竄至圍城。堅守百餘日。糧盡以樹皮草根爲食。卒保孤城。贊助之功尤偉。著有省齋詩存。江陰金武祥粟香四筆曰。汪竺生先生。老於幕府。多陰德。嘗以公牘與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而一意求省。恐省事適成多事。又必以隨時隨事省察爲主。因自勝其室曰省齋。美生銘之曰

汪精衛先生行實續錄

一

中國史蹟風土叢書

事有萬殊。道惟一靜。蠶塵外辟。靈臺內警。目能徹視。心不累境。如鏡鑑形。若藜藿領。持衡在中。舉燭斯柄。曾子有言。吾日三省。按美生諱璩。汪先生之從叔。其文章道德。爲汪先生所最服膺。光緒初。歷佐粵督劉坤一裕寬張樹聲曾國荃幕。曾氏尤倚重之。嘗歎息恨相見晚。且曰惜吾兄未識君。其推服可見一斑。事詳陳寶箴所撰墓志。仁和譚仲修錢唐張蘊梅。曾採美生及沈世良葉衍蘭詞。爲粵東三家詞鈔。朱啓連撰省齋公七十壽序曰。士固有居冠蓋之間。被江海之服。浮沈自適。近之則名尊而業顯。遠之則德薄而身敗。此其人必和易而有守者也。與物無競者也。知治行者也。能全其天。而無變於俗者也。啓連贅於汪氏。汪氏之賢者。人知之。而省齋先生。則外舅毅庵先生之從兄。少與外舅同學。壯同遊。客於四方。耆矣。猶爲賢侯旌幣之所逮。其治事和而當。濫迹逃譽。立身無愧作。而其蘊含之德。尤足以漸厚而厲僉。久處者知其然也。故方其壯也。更歷兵燹。嘗定妖亂於猝起。守孤城於援絕。安反側。銷株莖。功在一方。而掩於主者之名。及其望隆齒尊。則又如以元酒注匏器。爾諸七組之間。公賓在前。摺介在後。銳仕少年。窺時赴物。疑而未敢以自附。要豈足爲先生加損也哉。君子之行。惟其實。名滿天下。助列後世。固有所不必辭。若夫意翔寥廓。有諸已者。不以加諸人。沮於人者。不能擾吾天。功烈可無述也。聞譽可無施也。是則可謂惘然者矣。外舅於啓連。師也。師往矣。求其當於斯說。則於先生庶幾遇之。今歲先生七十。客居陸豐。僚婿李子鴻鈞尋。聯句詠詩以爲壽。而命序於啓連。講述先生之賢而宜壽者。質之汪氏子姪。其必以爲不誣云。省齋者。先生所居也。按此序之作。去今四十年。聞尚保存於汪先生家云。

殲我良士哀哉不能言

新世紀週刊

本報同人忽從北京得一哀慘之新聞。先揭載如左。

時事益惡。實有朝不保暮之勢。而酒館妓館。生意十二分熱鬧。利市百倍也。近日有汪兆銘君。前民報主筆。埋一炸彈于東華門內某橋下。爲攝政必由之路。被人發見。不知爲誰氏所埋。民政部細查炸彈之機括。是手工所作。非由外洋來。使偵探遍訪鐵匠店。訪至一家。云係彼之所爲。乃令再作兩枚。果然不差。盤問係何人所命。鐵匠不能實指其形狀。偵探即四處留意。忽見一人在攝政宅邊左右徘徊。數時始去。尾隨之。迄琉璃廠守眞照相館。其人入內不出。偵探二人守候至天明。未見其人出來。遂僞作拍照。入內閒談。見所偵者之照相在焉。設法取得其一。以示鐵匠。鐵匠云。確係命彼製造機括者。乃爲鐵匠改易衣裝。同至守眞館。證明其人。鐵匠以爲毫無疑義。偵探即發號叫。警察隨至。將其人執住。並在身畔搜出炸彈兩枚。民政部審問。汪君即命予以筆墨。暢言中國之危亡。滿政府之極阻。無法挽救。故施此最後之錘擊。彼不爲人指使。亦無同黨。事敗請速死。不知如何定罪。祕不使外間探知。即此事之始末。亦禁報紙登載也。

烏乎痛哉。此吾黃帝堯舜哀慘之子孫。支那亡國民中之愛國者。精衛汪先生殉道之凶聞也。雖右方之新聞。情節略有支離。然言者絕不知吾精衛先生踪跡之所在。惟據都市中之傳聞言之。要之其爲失敗被拘。人將毫無忌憚。速即加害。不言可知。烏呼痛哉。

烏呼。吾呆若木鷄。翹首而望曙光。天色則明明天色也。目光則明明日光也。胡爲有此天色與日光。照耀我輩行屍走肉。生息于此不死不活之人間。

明明一頭兩足。儼然人也。乃聽命他人。承奉他人。而自繫其同胞于宰豬屠羊之砧上。斧之鉞之。而目不瞬。果人也耶。非人也耶。

汪精衛先生行實續錄

二

中國史蹟風土叢書

烏乎。萬魯氏被逮。西班牙之愛書未定。各國黨人罷市騷亂者數十處。西班牙政府雖敢冒世界之大不韙。而夢寐亦爲之不甯。哀哉。支那黨人并無此資格。□□遂獨享其生殺遂意之權利。

烏乎。精衛先生固完全一愛國者。然彼不僅以意氣相尙。激宕于種族之間。彼固完全一保衛民權之大博愛家也。中國十年以來。稍有影響于幾微之人道。中國人曾有短時之靈魂者。造端及發揮之人。雖不一人。然粗率斷之。可代表之以兩枚半也。其一則汪兆銘。又一則梁啓超。其半則嚴復。

嚴復者。但作駁原道等篇。不譯法意時而即死。亦如河南程氏所云。退之其進矣。彼所影響者。本止及于中年之斗方名士。然其晚節。率名士而導中國新黨于無恥也。亦收其全功。張謇鄭孝胥之徒。後天下而動。先天下而利。固皆完全爲不知公德之支那儒者。草蛇灰線。揚而扇之。嚴復其有力焉。故嚴復之功。決不能抵其罪也。

梁啓超其初本爲無邪氣之好學生。當新民叢報之出版。慨然有獻身爲道之概。忽爲流氓之老康所劫持。不幸而功業之毒。復模範于日本之政客。日本之政客。自有日本政客之長處。惜乎抄丈人之輓聯。移輓丈母。不惟無合。愈覺可笑。滿洲立憲之聲一起。梁啓超之晚節末路。遂倒行逆施。幾乎與市井無賴。同其品類。烏乎。真不堪回首矣。故傳聞近日又有國風報等之作。已矣。請勿復更造惡孽也。其影響所及。首先壞却者。如楊度之屬。其餘甲乙丙丁。牽連而倒敗。幾風靡于全學界。最能惜個人之羽毛。學步政客。居之不疑者。莫若吳振麟章宗祥之徒。其狀貌威儀。誠儼然日本之政客。此皆梁啓超之附屬品。必非碌碌餘子。如陸宗輿等獐頭鼠目者所可及。美哉。衣冠狀貌。固事事畢肖矣。惜乎強強婆子。不能洗其肥豬待宰之羞。中此以推。則彼自稱 Lord 及 His Excellency 云云。凡寰球學生會報。美國學生報等。所言之有味。竊名號以自娛。一步一顧其影者。皆政客之餘毒也。

吾人自哀其開化之程度太劣。因而提倡維新。乃人羣驅勉進化之事。非個人發達功名之事。無論何等黨人。此等題目。皆當認明。不謂有一隙之明之梁啓超。其智備焉。利令智昏。哀哉。人孰不死。梁啓超之無恥。果樂于汪兆銘之斷頭也耶。

汪兆銘。吾精衛先生者。彼不知有功業。惟迷信人民之福利而已。所以代人民之希冀福利者。將望人人能寬其手足。得自由進德而已。彼悟今之言維新者。全忘其位置。故于最近之民報上。爲絕筆之大文。于論革命之趨勢篇有云。而號稱爲民之望者。身處于平民之中。而意常存于虜之測。其初亦憚虜之暴戾無恩意。則陽附于平民。迫虜以詐來。彼即以詐應。相尙以詐。協而欺民。夫所以協而欺其民者。其目的固在于協而虛其民也。

精衛先生知中國之欲虐民者。決非滿洲政府之勢處于無可如何者而已。凡其人之智。能稍優于平民者。其目的即欲虐民以自肥。爲奴才。爲假開通。爲口禪革命。才智如嚴復梁啓超楊度張謇鄭孝胥吳振麟章宗祥之徒。以迄愚魯如鹿傳霖陸潤庠劉光漢之屬。無論其宗旨之表面。爲善爲惡。無非各操其虐民自肥之方法而已。人類之不愛其羣也。至于如是。烏乎。我精衛汪先生死矣。

滴滴淚

得來告。弟亦有所聞。初不料竟爲汪子。四百兆禽息獸視之獻世報。康強老壽。秀良之士。屠殺殆盡。吾欲何言。不隨即死。覺所言祇益慙愧。輕易慰藉。每不日勉爲其難。然人心灰死如此。將從何方面進行。且憶伊人顏色滿然。端莊純一。遽飲屠伯之刃。掩面而號。尙能出聲耶(合)

天乎痛哉。果耶否耶。精衛君本可無憾。抉子胥之目于城陴。賜瓜分之使。擁塵而入北京。一瞬亦可以謝同胞矣。惟不

汪精衛先生行實續錄

三

中國史蹟風土叢書

知吾四五千年之漢種。種何孽因。必經韃狗之手。以付滅絕。君之遺骸。想亦如徐君之亂埋于安慶千人塚矣。亂世聖賢豪傑之賤。不似糞土。狗彘輩則皆以錦繡肥甘沃之。仆優植劣。庶可以循天演之理。以迄滅亡。宰割屠殺。本我輩事。失復何言。夫復何言。(白)

前日法報。不啻言北京又出暗殺案賊。吾想人之好善。雖或有同。然滿目鈍皮老臉之人。鴟鴞之族。何以能生鳳皇。疑而不明者累日。唉唉。伊何人。仍不過有姓有名。見頭見面之數人而已。然奪我汪君。如是之速。椎心泣血。痛不可言。嗟呼。萬言萬當。不如實行。中國人本來有何成功之資格者。實行實行。即爲失敗之英雄。決不可咎汪君之輕于一擲也。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亦不過留滅種史上一點靈魂而已。人誰不死者乎。死而頭骨誰不爛斷者乎。徒以荏弱之書生。先嘗此快刀之風味。且惹得披翎貫珠。狼心狗肺之所謂同胞。付之一笑。放一頸血。直等于放一花火箭。似不足娛客之目也者。此真怪誕。然不幸生于此污穢之民族中。除靈魂外。甯獨汪君之血。全無傳染之穢質。日裏此穢血于頭頸中。污其靈魂。誠不如放却以討乾淨。落得讓可憐同胞之劊子手。得二兩銀子賞錢。以得一飽。否則讓可憐同胞之劊子手。得二兩銀子賞錢。以得一飽。否則彼既受不着教育。人口太多。即苦工亦沒有做。如不送給只瘦頸骨被他剝剝。將靠何生活。況只花火箭內之血。我們以爲污穢者。我們同胞取了去。甚多作用。染在黃銅上。變了深藍。染在深藍上。變了俏紅。足夠他忙一個不了。故雖不足以娛大衆。實足以利個人。取我們所不欲者。用以供給同胞之所欲。想汪君當日。必付之微哂。然後出此。彼此可勉思汪君微哂之故。加一番打算。以抑悲痛。同胞願笑。亦何必強之哭耶。(革餘)寄來惡耗。此間適亦得有略相異同之消息。悲痛不已。精衛君被捕。千真萬真。特加害則尙未有確信。惡虜秘密。不令人知。其意非密加毒害。即正設法以文其詞。以遂其公然之斬殺。如此而已。夫謀殺未成。決無死理。雖在黑暗之俄

羅斯。亦必飾此假面。然在野蠻之支那。決可悍然不顧。且法官非惟不敢爭。即彼自己先不願爭。所謂謀反叛逆。十惡不赦。其開化程度。止有如此。故其心理亦如此。至可慘者。精衛君非比我輩無用之人。倘若留而不死。適用於前途者正多。即彼之所述作。不肯一味蠻罵。純然指說道理。明理之少年正多。得彼誠款之指導。風氣自可再變。現在吾人之不自愛好。大都為一時之迷謬。所以無賢智愚不肯。開口即曰支那人為下等民族。決不能有改良之望。此或腐敗時之激烈語。故至自暴自棄如此。其實弟想彼等果有富貴光榮之希望。必不肯與禽獸夷視。充其愛好之心。用之而得其正。定能向道理上行去。精衛君內行純篤。思想正大。似此少年。實不多見。得彼款款開說。實一良導師。今竟出此。且甚草率。果與傳來之消息相合。彼實故意投入羅網。死于都市。欲取信其所言而已。因若申叔等弄得不成話說。互相不信。遂相率倒敗。精衛君以身殉言。使其言足以表信。果使倖吾人稍動于中。則彼之所述作者。大都亦已要言不煩。足供我同胞之長思。人人鑒彼之誠。彼可不死而竟死。則吾人稍犧牲其私利。以益大局者。必又日多一日也。嗚呼。萬無有責精衛君以徒死者。彼竟蹈道之勇如此。草草速完其歷史。以至早夭如此。此尤足以示我輩以生死去就之無常。有義可就之時。正無所用其懸戀。彼亦始終愛人以道而已。以言悲痛。尙何待言。(悔)

今朝得惡信。不勝痛苦。從今以後。革黨人才掃盡。□□可以安睡(本報按。只恐未必。因斯睡于彼之臥榻旁者。正日迫一日也。)數年來。終是此數人跳來跳去。終看不見新的跳來。此後舊的將盡。豈茫茫大陸。就再入黑暗之境乎。數日前。見巴黎新聞報。有北京又出暗殺案。搜出炸彈等語。初未想到真假。更未料到是精衛。今而知總不過是此幾個人也。如何如何。(甫)

汪精衛先生行實續錄

四

中國史蹟風土叢書

得手示。誠如先生言。真叫做如何如何。至于幾個個人之激動。固有影響。然大因實不在是。大因則全體支那人不知何方法。可死時。尋一個死路死去。尋得出了一點了事的本領來。也是要緊。因為只世界總要敷衍過去。不能說全體支那人何以如此之劣。叫太陽馬上燒得完只世界。無可如何。聊以解悲。弟頭痛早愈。健飯可供烹宰矣。唉唉先生。悲苦哉。我們作中國人也。(默)

來書言聞汪君得監禁之罪。此尤可慘怛。汪君若斷頭西市。必惹全體國民之忿激。且歷史中可永著□□之罪惡。今乃施其鬼域之手段。將與保黨之梁君。同一結果。梁君遭袁世凱之毒手。移禁外邑。使曖昧不明而死。頃某公有言。弟思監禁一節不確。果然者。則精衛亦無生理。遠思明末魏大中等六士之慘劇。近思俄國虛無黨演斃之情形。可知究竟。以上海外國監獄之稍近文明。鄒慰丹尙不能保其一命。况北京耶。詐云永禁。實則斃之牢戶。其慘或更甚于斷頭臺耳。正與鄙意不謀而合。然汪君而果然殞死于獄中。即可見□虜之狡獪其口。而蛇蝎其心。僞立憲等之心事。不啻和盤托出矣。以此審察其詐。亦與我國民以革命之決心也。終之羊入虎口。萬無全理而已。(叢)(見新世紀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巴黎侶濃街四號所出版之新世紀第一百二十一號中。余輯汪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嘗摘要採錄也。)

故人故事

珠江難覓一雙魚。永夜愁人慘不舒。南浦離懷雖易遣。楓林噩夢漫全虛。

鵲魂若化知何處。馬革能酬愧不如。淒絕昨宵燈影裏。故人顏色漸模糊。

辛亥三月三十日(或者四月初一日,記不清楚)晚間。有獄卒劉一鳴。(這是獄卒中。對我最好的。)覷沒人時。悄悄對我說。喂。你們又起事了。在廣州殺了不少的頭呢。我聽了。很難過。請他找一張新聞紙來看。這在獄中。是大干例

禁的。難爲他想盡方法。帶得一張來。當我看見胡展堂死事的消息。傷心已極。做了幾首詩。後來承他悄悄對我說。你那個胡展堂沒有死。於是中止。其他死事同志。多半認識。總做了兩首詩。第一首欲將詩思云云。做得不好。將來要刪。第二首前四句也不好。太空泛。後四句尙是實情。錄之如右。

故人顏色漸模糊。如今隔了三十三年了。自然更加模糊。只能舉幾個故人的幾件故事。做模糊記憶之例子。

一個是林時堧。福建侯官人。是一個美少年。兩隻眼很大。他自號獅眼兒。其實不是。獅眼是圓的。他兩隻眼大而長。比獅眼要好看得多。他有兩三件故事很特別。當時一般同學。買參考書。如山田三良博士的國際私法。小野塚喜平次的政治學大綱等等。都是精裝。黑皮封面。嵌着金字。都鄭重其事的。插在書架。小心污損。他也是如此。忽然一日。他將所有的書。都剝了封面。我很詫異的問他。他答。顧得封面好看。便捨不得讀。捨不得塗。不如剝去。省得顧惜。我翻了幾本。果然亂塗亂抹。笑道。還好。如果沒有塗抹。你的手掌心也要剝皮哩。他很窮。有一位姊姊。在浙江。時時寄錢給他。一日。他對我說。我姊姊寄錢來了。不過罵我爲什麼不寫信。唉。瞎說不好。實說嚇壞了他也不好。次日。他給我三張畫。道。你瞧。懂得嗎。我看着他第一張。畫他一個人。抱着膝。對着燈。愁容滿面。書几上放着幾片西京燒（這是燒白薯。切成片。加些鹽。烤乾。我們夜間讀書之唯一美妙食品。）第二張。畫他一個人。滿面笑容。手裏拿着一封信。第三張。畫他在一株樹下看書。每張上面。都是姊姊兩字。下款弟堧。月日每張不同。我當時記得。如今忘記了。我看了幾遍。不懂。問他道。你搞什麼鬼。他笑道。第一張。說我心裏想她。又沒有錢。只能吃燒白薯。第二張。說我得了她的信。很歡喜。第三張。說我如今不愁了。自在在的讀書了。這樣比寫信好得多。又不撒謊。又不累她操心。我說。好。只怕他不懂。他說。你以爲他和你一樣的牛精嗎。（牛精是蠢才之極稱）唉。我也有一個五姊。我可沒

汪精衛先生行實續錄

五

中國史蹟風土叢書

有林時瑛那般的風趣。那般善於體貼人情。只落得回國之後。到五姊墳上。去做斜陽歸去。回首斷墳孤的詩了。

又一個是李文甫。廣東東莞人。他最令我佩服的。是變化氣質。他初入黨時。牢騷到不得了。唯一理由。是不能與聞幹部祕密。幾乎要每天發牢騷。甚至於每頓飯。可是後來他入了幹部。氣質完全變化。幾乎是兩個人。他常常說。我以前爲什麼如此糊塗。他成爲又謙讓。又虛心。挨罵不開口。任怨不形於顏色。總而言之。由極壞的脾氣。一變而爲極好的脾氣了。我今年六十一歲了。也算見過許多同志。可是像李文甫這樣勇於改過。實在少見。唉。可惜他死得太早。」又一個是喻雲紀。名培倫。四川敘州人。弱不勝衣。在千葉醫學專門學校肄業。當時同志中讀書之聰敏細心。潛心科學。要算他第一。初時製炸藥。只知道銀炸藥。水銀炸藥。一個不慎。把手炸壞了。有半個手掌失了活動能力。（是左手抑右手。記不得了。）於是精益求精。其他甘油炸藥。黃色炸藥等等都能製造了。發火部分。是鹽酸加里和硫黃。引導部分。是水銀炸藥。主要的爆炸部份。是黃色炸藥等。合三部分而成爲炸彈的內容。是他一手包辦。外面彈壳。要鋼鐵的。也是他一手包辦。電綫也是他一手包辦。他說。我只能製造。不能使用。不是怕死。是我神經不濟。臨時慌張。倒累了你們的事。不錯。他一到實行的時候。面色發白。手足皆戰。的確不是怕死。是太緊張了。這樣。是不行的。所以當己酉的冬天。到庚戌的春天。我們同在北京。及至佈置好了。他便離開北京。回東京去。可是誰會想到。當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那一天。他是最勇敢的一個呢。後來聽見黃克強說。當那一天。他是又沈着。又英猛。沒有一些面白手戰的態度。然則變化氣質。不只李文甫一個了。

故人顏色漸模糊。把模糊的記憶。在燈下寫出來。以遺此舊曆上元之夜。 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燈下汪精衛

已酉年秋九月。余偕俱懲辛同志赴北京。經營暗殺機關。冬十二月。汪精衛先生始偕陳璧君黎仲實來京。喻雲記亦於同時購置照相器具來京。設照相館於琉璃廠。名曰守真。以爲避人耳目計。擇期庚戌年元旦開張。此固在東京預定計劃也。先是清廷派載洵載瀾兩貝勒赴歐洲及查海陸軍。於已酉歲暮歸國。精衛借余攜皮包。內置鐵茶壺滿貯炸藥。赴東車站相候。擬於下車時炸之。詎因爲時過晚。見滿站皆戴紅頂者。恐誤中他人。遂快快返。清慶王最專橫。余等復欲炸之。因不得間。嗣乃決計擒賊先擒王。始以攝政王載灃爲目的物。以其出入扈從太多。恐鐵茶壺之力量太少。乃由余向驛馬市大街鴻泰永鐵匠鋪交涉。定製大鐵罐。圓徑約尺一二寸。高可尺許。能貯炸藥四五十磅。時攝政王上朝。由鼓樓大街。鼓樓前有短牆。伺其通過時。將鐵罐由短牆投下。彼可悉數炸斃。詎計甫定。而鼓樓大街改築馬路矣。又調查其路線。必取道煙袋斜街。復以租屋不得作罷。余復多方調查。最後始擇定十利海旁之一小橋。名甘水橋。距攝政王府最近。爲出入必由之地。橋之北有陰溝一道。可將鐵罐埋於橋下。人則藏於陰溝內。用電氣發火。伺其過橋時。則按機關。電流通。電氣雷管遂起作用。而使炸藥爆發。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余與喻君往橋下工作。不知何來多犬狂吠。幸次夜往埋。異常清靜。埋畢敷設電綫。不圖線太短。所差甚多。次日復添購。至晚間十二鐘後。余與喻君復往工作。電線固已足。喻君於橋下舉首上望。詎見一人蹲於橋上。(既入獄後。始知其人係一趕大車者。因其妻三日未歸。彼見橋下有兩人。方以爲係其妻與奸夫也。)喻君以日語私謂余曰。橋上有人。吾等之秘密。恐已被其窺破矣。余聞之駭然。囑其速往吉精衛避歸。余將看一水落石出。先是余等之住所爲東北園。詎十利海太遠。乃於其旁覓得一破廟。名清虛觀。與道士分租一室。以爲隱匿地。是時精衛正待於此。一俟安置妥後。彼將任接電機者。喻君去後。予擇一巨樹。匿而窺之。初見一人。持小燈籠下橋。且照且尋。移時始去。余伺其去後。乃疾馳至橋下。將電線收回。擬將螺旋蓋取轉

汪精衛先生行實續錄

。以鐵罐太重。一人不能攜也。詎正退螺旋之際。突聞橋上步履聲甚急。因螺旋太深。倉卒不能退出。無已。始將電線結爲一束。隨以沙土覆之。仍潛匿樹後。窺其究竟。時見有三人。一爲警察。一爲憲兵。一即普通人也。持燈籠二。下橋尋覓。良久乃出。余見事已敗露。乃倉皇走還東北園。即夜開緊急會議。與會者喻雲記黎仲實陳璧君汪精衛與余也。當經議決。雲記赴東京。重購炸藥。仲實璧君赴南洋籌款。余與精衛則留守。待炸藥至。乃繼續進行。以所餘之藥無幾也。次晨君璧妙想天開。堅謂所埋之鐵罐。必未經發現。果爾則今夜重往施放也。勸余與雲紀到當地探視。無已。遂前往。雲紀由西而來。余則自東而西。余方行至十利海附近。遠望甘水橋上。鶴立持鎗警察三。余遂未前進。少焉見一人力車。似睡熟者。偏偏倒倒通過。而三警察皆極注意其人。蓋即雲紀也。余恐有偵者尾其行。遂未與語。而還過還東北園。雲紀已早歸矣。歸白璧君。始釋然。又明日。三人首途矣。嗚呼雲紀。不圖即此而長別耶。二十四日有吳友石君來相館訪余。吳君即白逾桓。亦舊同志也。時在帝國日報主筆政。蓋余抵北京。彼初未嘗至此。相見即詢余曰。日來報紙登載十利海傍之炸彈案。君知之乎。余曰。因相館事忙。連報都無暇閱。余復問其報紙如何登載。彼曰。前夜當地警察發現地雷後。即報當局。無敢動者。後乃請日使館某技正前往啓視。據云。幸未爆發。否則北京城將陷大半矣。有謂係溥倫貝子謀篡位者。有謂慶王與肅王有隙。故爲此以害之者。又謂係載洵載瀾兩貝勒自英帶回者。以包藥之紙。有倫敦字樣也。議論紛紜。莫衷一是。而各機關凡有偵探者。悉出全隊以偵之。舉凡茶館酒肆。妓寮戲園。莫不密布偵探。我勸同志。可暫避腥風。勿當此大難。余謂我聞此照相館。炸彈案胡與我事。彼曰年來留學生。孰不來考小京官。豈肯營照相業者。幸勿欺人以自欺也。余復力辯之。彼乃謂有程永生同志。擬與君晤談。可否見允。余問在何處。曰姚蓉初家。余曰姚何人。曰名妓也。余曰請遲至九鐘。或當奉命。過時請勿待。遂握別。余急歸商精衛。告以吳之言論。及

程君之約。是否可赴。汪曰程家樞固老同志。第其人粗豪。恐審子裏一言不慎。反生波折。不如不去之爲愈。約逾一星期。吳君又至。謂余曰。炸彈案聞昨日在蘆溝橋捕獲一人。已鎗斃矣。君知之否。余曰未也。前此私心。竊謂報紙所載。純屬清廷自相殘殺。今復憫無辜之人。爲余等替死。然對吳君前。仍未敢形諸辭色也。余等自信力太堅。以爲余等所爲。毫無破綻。豈彼無識偵探警察所能破獲者。不圖三月初七日午前十一鐘頃。余正在于東北園宅中。與精衛談話。而余等所僱之小廝。名達子者。突來謂汪曰。四老爺四老爺。照相館內有人請黃爺去。余問何事。彼曰爲什麼執照之事。余謂汪曰。想該無甚事罷。汪亦曰該無甚事罷。余于是遂去。詎甫行至琉璃廠大街。突來一人。攔着余胸。謂余曰。汝使得好假鈔票呀。是蓋所謂當頭悶棒之術。余曰我的事。我明白。汝等不得無禮。旋來多人。攔余至廠甸。二人執余左右手。褫余衣。以檢察之。隨即治一驢車前來。攔余登車。車去至大柵欄。始見軍警林立。如臨大敵。其初蓋皆匿於肆中也。車既風馳電掣。俄頃間。即抵內城之總布胡同左一區署。兩人各執左右手。令余面牆立。略問姓名籍貫。後小息於一斗室。兩人仍各執左右手而坐。少焉一人來。叱此二人去。且以親善之詞。謂余曰。黃先生今日受驚矣。我等爲職務所迫。萬祈原諒。余曰唯唯。未幾一人坐公案。二人挾左右臂而立。其人初以警堂木一拍曰。汝是黃復生。余曰是。又曰汝幹得好事。可速畫供來。余曰究犯何罪。所畫何供。余犯罪之證據何在。其時實無所謂證人證物也。彼聞余言。乃曰請休息一下罷。約午後二鐘許。即見大車將余等東北園宅中所有之器具。咸運來矣。更見一驢車。所載者。即精衛也。時余知其事全敗。自分萬無生理。心反坦然。精神轉覺疲怠。余謂守警曰。余倦思睡。彼輩以門板令余就寢。余寢正酣。忽有人呼余起。時方半夜。忽見燈燭輝煌。余意以爲必至刑場也。乃導余至午間審訊處。而巍然高坐者。仍係此人。後乃知爲左一區區長陸聽秋也。第其時忽變其最親善之態度。以極親切之口吻。呼余曰。復生汝之精衛先生。我

汪精衛先生行實續錄

七

中國史蹟風土叢書

已請至此矣。且已錄供詞矣。余曰精衛何在。余將晤之。彼曰不可。余曰然則供詞又何在耶。曷以示余。彼曰是烏乎可。旋將余所餘之炸藥及電線手鎗等。悉陳於案。而言曰。畫間汝謂無證據。此諸物者。甯非汝之證據耶。俄而鴻泰永之主人亦至。指余而言曰。噫昔來我家交涉造鐵櫃者非子也耶。余曰汝今已至。夫復何言。可將紙筆來。余書供詞。詎書至此。余曰。精予一人之所爲。精衛不過客於余處。余之作是書者。非爲掠美。實欲救之也。乃彼人務令余易之。余曰事實如斯。余胡能誣我良友。彼聞之動容曰。異哉精衛。亦如是供也。必不可易。亦已矣。一星期後移拘內城總廳。次日由應承章宗祥召集全所職員。作第二次之審訊。即所謂清供也。會事顧憲亦在座。越二日。有蕭君者。前來安慰余曰。爲黃先生報一喜信。略謂昨日因汪先生曾爲一文。洋洋數千言。堂官閱之（指肅王）甚爲感動。對於兩公力圖營救。此案大致可無生命之危矣。余曰感君盛意。不過余等此次之所爲。即早已置生死於度外。爲國家人民謀幸福不成。死亦分也。次日余正翻閱殘書。忽聞室外有人耳語聲。少焉即見一人啓扉入。詢余曰。貴姓是黃。余曰是。向余一揖。余亦報以一揖而退。時余之外室。有持鎗警察四人。晝夜監守。余即以斯人爲誰。曰偷貝子也。余付其必以震驚革命黨三字而來。在彼之意。必以係三頭六臂。不圖乃一白面書生也。又明日午間。警察來告。謂肅王將來談。俄見一人入。見余翻閱殘書。彼即謂余曰。此時正好讀書也。猶憶從前令先祖。不知是黃漢昇。還是那一位。曾在獄中與夏侯勝學易。夏侯曰。此時還學什麼易經。黃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余當告以是黃霸。字次公。非漢昇也。彼乃笑謂余曰。汝看得很熟。很好很好。旋謂我尙將晤精衛談談。遂去。至三月二十二日午前八鐘。巡官來謂肅王傳汝等詢話。導余至一客廳。精衛亦至。肅王以滑稽態度。謂余兩人曰。汝兩人亦久違矣。今特爲汝等介紹。有甚麼話。儘管隨便談談。時室中尙有應承章宗祥及會事顧憲。肅王謂余等曰。此次之事。王爺甚震怒。（指攝政王）我與之力爭。我說冤仇宜解不宜結。革

命黨豈止汪黃兩人乎。即使來一個捕一個。但是冤冤相報。何時是已。如今已爭到徒刑。但是在有期無期間。我還要爲汝等爭也。不過此次有一人很費得力呀。其人爲誰。即程永生也。旋又談及我生平最愛讀民報。出一期我讀一期。我當時說過天討（民報增刊）所掉的畫。（爲蘇曼殊所畫翼王夜嘯圖。及射狐等。）我說民黨內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不過民報所標的三民主義。我猶嫌狹隘得一點。我想將來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將有大同的時候。不悉此等主張。你們二位以爲如何。時余未及答言。精衛曰。兆銘和復生的主張。已在民報上披露。今天王爺所說。我等向來尙無此種觀念。不能作答。彼聞此言。當即豎一拇指曰。到此生死關頭。尙能堅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直談至午後三鐘。刑部方面屢催起解。彼猶依依不捨。謂爲相見恨晚。且謂余等曰。我這面惜無房舍安頓二位。刑部監係未改良的。恐待遇有不周之處。都向我這面看看。如須閱何書報。儘可寫信來。我當照辦。旋即用驛車派軍隊護送至刑部。獄官問姓名畢。卽入獄。余居第三監。精衛居第四監。羅偉章居第二監。羅乃十年監禁。予等則永遠監禁也。所幸者。顧鼈爲余等交涉作官犯辦。得享小屋。用自已襖被衣服等優待。其他如全副刑具。以及飲食等。皆與常犯無異。至次年三月二十九。黃花崗一役。消息傳來。知雲紀及諸好友。皆被難。余與精衛。痛不欲生。迨至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北京震恐。余等平時尙能閱報。至此亦禁止矣。泊九月初六。宣統下罪已赦大詔黨人後。資政院議員劉鴻岷易宗夔等。具書質問刑部曰。朝廷既大赦黨人。何以汪黃兩人。猶禁在獄。刑部推諉此案。係民政部送來。是不關我部事。又問民政部。詎該部亦推此案已經交過刑部。不關我事。後乃兩部一齊質問。兩部無法。乃奏請釋放。當下上諭。略謂政治嫌疑犯。某某等着發往廣東。交張鳴岐差委。時九月十六日也。余等在獄。計十七閱月。中間有御史請開黨禁者。惟趙堯生先生一人耳。而請治罪者。亦有胡思敬御史。猶憶其文中有汪黃二逆。東西法律。在所必誅二語。當在獄中時憤極。

汪精衛先生行實續錄

八

中國史蹟風土叢書

擬出獄後前往請教胡御史之東西法律。既出獄後。未幾精衛即借趙鐵橋赴石家莊。後與楊度組織共進會。以謀和議。而余亦赴天津。與杜黃等組織京津同盟會。旋即借黃禹昌彭家珍赴滬。分頭工作矣。

庚戌程家棟謀劫獄事

張江 載

去秋南京中報刊有老友王覺謬談往一則。略謂有董賓賢者。於庚戌之役。亦曾參與。現任靈璧縣署祕書。余乃馳書靈璧。函爲郵局壁還。謂無此人。余更馳函問覺謬。未幾閱北京實報。覺謬談往云。日前不佞以董君事。寫付南京中報。值舊雨張次溪先生。在甯正爲汪氏寫庚戌故事。欲情不佞補其未及。迫見中報。復馳書靈璧縣署。欲向董君通音問。庸知董君實在冀北靈壽縣任祕書。不佞誤靈壽爲靈璧。遂勞故人魚雁云云。迫臘月董君以事南來。持汪先生往年在獄中所書詩稿見訪。傾談之下。知董君爲休甯程韻素（家棟）之妻弟。程氏爲老民黨。先後與同志白逾桓皆死於非命。白逾桓以足疾。人稱白癩子。庚戌之役。程氏最仗義。時遣董君以佳肴密托獄卒張四凱王二泰兩人。送供汪先生佐餐。當此案未定之前。程氏密招敢死志士二十餘人。排日在刑部門外密偵。倘清廷有不利於汪先生之舉。一出刑部門。將赴法場時。即劫持之。並於東交民巷比國銀行地窟中。備好暗室。以爲汪先生暫居之所。蓋其時清室值庚戌之後。最畏洋人。以刑部在正陽門之西。與東交民巷甚近耳。今程氏暨當時志士。多已故物。惟有韓某者。仍居北京。亦將老死矣。董君言下。不禁慨然。董君又云。汪先生在獄中。時時以詩詞密囑獄卒傳示程氏。程氏布置妥帖。會和詩傳與汪氏。詩云。救國突蒙難。冰心自抱之。成仁如有日。奮義必及時。柴市車輪過。沙場戰鼓明。壯哉羣烈士。誓志不稍移。蓋卽以預籌之事。暗示汪先生也。董君又述庚戌事云。宣統元年仲春某日。於黃昏後。有人行經甘水橋。突見黑影兩條。徘徊橋下。忽隱忽現。驚疑爲鬼。於是有甘水橋鬧鬼之謠。未一時。傳遍九城。因之每值薄暮。非特行人於此裏足。卽值巡警士

亦趨趨不前。是時巡警部以該處爲警蹕路線。竟傳鬧鬼。若經內廷查詢。何以奏復。當選大膽警士。夜伏橋下窺探。始發現有炸藥也云云。是又一珍聞也。

汪先生正月的回憶

故鄉的正月 一到正月。我便回憶起在可愛的故鄉過去了的幼年時代的事。我是生在廣東番禺的。我父親是生在浙江山陰的。因爲職務的關係。遷居廣東。當時跟隨父親到廣東的。只有母親。和十弟兄中最小的我。因此。我一直到父母逝世爲止。總依依膝下。爲父母所寵愛。但是。家庭教育。是很嚴格的。以勸學聞名的父親。當我每晚從書塾中歸家。總教誨誦詩。父親爲了我的教育。費了極大的力。這樣的家庭中的學課。一直繼續到父親以七十四的高齡長逝的前夕爲止。母親是先于父親一年。當我十三歲的時候逝世的。母親嗚呼即起。奉侍年老的父親。養育弱小的子女。關於家事。甚至於米鹽之細。也是不忽略的。做着家庭的人終世的母親。她的四十四年的生涯。是辛苦與犧牲的生涯。小孩的我。是不知道母親的辛苦。肚子餓了便吃點心。飽了。便到外邊遊玩。在正月裏。和遇到佳節。便和隣近的小孩遊玩。到後來追想。大概是因爲想念遠離的子女吧。母親的眼眶中。常有淚痕。從衣箱中取出衣服來。喊用人換取錢的母親的姿態。在小孩的心中。也還有着恍惚的記憶。但是。那個時候的我。不懂得母親爲什麼一個人沉着臉而嘆息的。我在母親逝世後六年。便離開祖國。經過了十年。才返故鄉。回到了可愛的故鄉。探求逝世的父親與母親的遺物。只找到了父親的兩三封信札。至於可以回憶母親的。却一件也找不到。後來。我囑溼幼菊氏畫了一幅秋庭晨課圖。這是想把幼時對於母親的回憶。留在畫圖中。這是清明的秋日的早晨。九歲的我。在芙蓉怒放的中庭。在母親旁邊溫課的圖。前年年末。南京陷落之前。到漢口去的時候。頗爲匆促。幾乎什麼也沒有帶。只這一幅秋庭晨課圖是很小心的帶着的。

汪精衛先生行實續錄

九

中國史蹟風土叢書

日本的正月 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的正月。是我離開了故國。第一次迎接的正月。當時的我。還是二十一歲的青年。上一年的秋天。作爲廣東省政府的官費留學生。到了日本。進了法政大學。一九〇五年的正月。在我。印象特別深刻。這有兩個理由。第一是。我離了故國第一次在異國碰到的正月。第二是。那個時候。正是日俄戰爭很激烈的時期。日本的國內。完全包在戰爭的氛圍氣中。尤其是從歲暮到正月。日本的關心集中於旅順的攻擊。全國國民期待着還是今天的陷落。還是明天陷落。街頭巷尾。在談論着乃木大將將於元旦攻陷旅順。自天皇爲始。全國國民在期待着。於是用了全力進攻旅順。這種日本國民的熱烈的愛國心。深深的燃燒了年青的我的心曲。在學校裏。即令正在上課。一聽到窗外賣號外的鈴聲。教授便中止了講解。叫買號外。在當時的法政大學。有爲我們中國留學生特設的由翻譯者速授的班級。所以。我雖則不會講日本話。但講義是完全懂。又書籍。也大多是文語體的。所以。只要練習一個月。已能懂得大概的意思。對於研究並沒有障礙。這個時候。我住的地方。是神田叫作青水館的寄宿舍。街道的名稱。已記不清楚了。想。大概是神保町那邊吧。當時的我。頗爲用功。所以。除了在教室中授業的梅謙次郎博士及其他幾位教授之外。沒有在接受黨陶的機會。這個時候。對於我影響最大的。日本的傳人。是西鄉南洲與勝海舟的兩個人。我以爲。沒有這兩個入。江戶事件的解決是不消說。明治維新也不會有那樣好的成就。我每一次到神田一帶的書店裏去的時候。總不忘記搜集與這兩個偉大有關係的著作。星期日到上野公園去。總儘眺望着西鄉的銅像。當我們從事革命運動的時候。康有爲與梁啓超拚命反對。說。革命運動。只弄成國內分裂。結果。是促進了列強的分裂中國。但是。我研究明治維新時代的情形。研究西鄉。勝兩偉人的事蹟。決沒有那樣的憂慮。現在回想當時的正月。我的腦海中。浮起了另一個感想。日俄戰

爭。離開甲午中日戰爭。只有十年。但日俄戰爭爆發的時候。中國青年所期望的。是日本的勝利。在十年之間。我留學日本時。在東京的中國人。在一萬以上。個個人都衷心的支持日本。看到現在的情形。也有人說。中日兩國。是不能衷心的和睦的。我便想起了從前在東京過的日子。只要看處理的方法如何。國與國之間的怨恨。是不能解消的。在一九〇五年這一年。在我。有一件不能忘却的事。便是在這一年。我第一次會見了孫中山先生。地點是神田的錦輝館。在演講會的席上。時日已記不清楚。孫中山先生是穿着白色的衣服。所以應該是夏天。在中國人的我。以為日本的正月。有種種的禮儀。比諸繁瑣的中國正月。來得恬淡。有輕清的樂趣。

北京的正月。其次。來講在北京的監獄中所過的正月。一九一〇年。我在北京。企圖暗殺當時的攝政王。未成。被拘禁獄中。一九一一年正月。在北京的鐵窗下過的。當時北京的監獄。正在改善囚犯待遇後不久。比諸以前。要人道的多了。但是。我的脚還是上了鐐銬。每天的三餐。叫是叫作老米。已很陳。脂肪質等早已失去了的帶色的糯米飯一碗。鹹蘿蔔一碟。湯一杯。每五天吃一次豆腐。但這比諸過去。已好得多了。但當時的我。是血氣方剛的青年。始終鬧肚餓荒。吃肉。是一年三次。端午。中秋及元旦。尤其是元旦。每個人給一斤肉。在獄中過去的這一年的正月。忘却一切。貪婪的吃肉。暗殺攝政王計劃的同伴。是叫喻增倫（號雲紀）的。千葉醫專出身的醫生。在我們之間。有點化學知識的。只有他一個人。所以。由他担任製造炸彈。他後來死於黃花岡之役。救我的命的是肅親王。肅親王為使我拋棄革命的決心。用盡了種種的方法。曾經有一次。把我帶到法場上。逼迫我變更革命的決心。他常常到監獄中來。與我談論天下大事。談論詩歌。我是能免一死。也許是有一種政治的作用的。但是。我每回憶到這個時候的事。總想到這位清朝末期的偉大的政治家。

汪精衛先生行實續錄

一〇

中國史蹟風土叢書

歐洲的正月 我在歐洲。過了好幾次的正月。但是。沒有給與很深刻的印象的正月。而且。我的到歐洲去。常常因為故國政局的變化而中斷的。大體上來講。在西洋。正月沒有給與我多大的印象。倒是聖誕節的印象。來得較深刻。這也只是聖誕節及其前夜。寺院中的鐘聲。惹起了我的感興。當真的講起來。我的心情。對於西洋的大寺院。是很不適合的（西洋人聽了。也許會發怒。）因為。我一走進西洋教會的建築物中。便想到小時候每逢正月總要去的故鄉的城隍廟。在城隍廟中。有着地獄的摹構。正中是十殿閻王威風凜凜。大大小小的紅鬼青鬼。牛頭馬面等怪物。將死亡者逼到火山上。針山上去。在小孩。這些東西。是很可怕的。回到家中。夢裏也會再現的。這幼年時代的印象。還存在腦子裏。所以。我到西洋去。看到大寺院。便會聯想到幼年時代的故鄉看到的地獄。所以。毫無興味。

南京的正月 在中國銘感特深的正月。是一九一二年的正月。上一年年末。舊曆十一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先生到上海。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從這一年起。中國廢止過去的陰曆。採用陽曆。在這個正月裏。孫中山先生參拜明孝陵。對於孫先生的參拜明孝陵。無政府主義者的吳稚暉。李石曾等。大加攻擊。他們的論旨是。主張民權的孫先生。為什麼參拜舊時代君主的陵墓。我自己。對於先生的參拜。並不反對。但與吳李的議論也別有見解。很有趣。可不久。我便感到。為他們的議論所動心。是不行的。孫先生的參拜孝陵。從民族的見地來看。是很有意思的。他們是站在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立場上來反對的。我是不會對他們共鳴的。這個時候的事情。還有一件。是不能忘却的。那便是孫中山先生就職的宣言。這是我起草的。先生對於我所寫的。一個字也沒有改。照所草發表。這在當時年青的我。感到一種意外的喜悅。在這宣言中。有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的一句。這實在講。是借用了我在法政大學肄業時。山田三良先生講國際私法時所講的諸位常常在喊撤廢治外法權。廢止領事裁判。

但在向列強要求之前。先得盡作爲國家社會的一員的義務的。回憶當時。我在那個時候。考慮過下述的一回事。一九二二年。即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宋教仁等。爲反對。其理由是。現在孫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那末。恐怕在北方。以袁世凱爲中心。將計劃反對宣統退位。但是。在實際上。却正相反。在南京。孫先生表示了堅決的態度。結果。促進了北京的工作的貫徹。促進了袁世凱的決心。孫先生一到宣統退位。便於二月十二日。發表通告辭職舉袁電。於是。袁世凱被選爲中華民國大總統。於三月就任。現在關於新政府問題。也聽到類似的議論。就是。有人說。現在如其組織政府。那末。重慶將逼處一角。便完全失去了和平的機會。但是。我却不這麼想。反而。新政府一組織。將促進重慶的和平決心。回想民國元年的事。我是這樣想。民國二十二年。二十四年。我在南京過正月。這個時候。正是國民政府的新生活運動最高潮時期。警察對於廢止舊曆正月。大費周章。在一般民衆舊曆正月是一年一度的大事。是特別快樂的節日。警察的取締。我以爲實太過分。我勸告警察局及市府當局。緩和其取締。但無效。我覺得在南京過舊曆正月沒有趣味。想到上海去過。但因爲不方便。沒有去。但是在南京。總不感趣味。便到鄰近的湯山溫泉去。在一家鄉下人家的門口。貼着這樣的書聯。打倒帝國主義。實行新生活運。用紅紙頭貼上這樣的春聯的人。是以爲這是祝賀正月的文句而寫了的。這文句。是由黨部發出新生活運動的宣傳標語。原來是打倒帝國主義與實行新生活運動的兩個標語。但是。一句是六個字。一句是七個字。是參差不齊的。做書聯是不行的。於是。就把七個字的一句。隨便勾去了押末一個字。義與運。平仄也不調。這完全是隨便亂弄的。二句都是六個字便行了。這樣顯示了言語送斷的諷刺。我看了。忍不住一笑。

漢口的正月 民國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即大前年與前年的正月。是在我的一生中有着最深刻的意義的正月。二十七年

汪精衛先生行實續錄

一一

中國史蹟風土叢書

的正月。是在南京陷落後不久。我在漢口。上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好得到日本廣田外相對於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和平條件的第二次回答。張羣。王寵惠。孔祥熙和我。以這回答爲中心。互相討論的結果。得到應該接受這個條件的結論。便將這結論報告蔣委員長。蔣委員長也似窮於回答。結果。因爲問題重大。決定等待白崇禧。李宗仁。閻錫山到來。正式討論。後來。李宗仁沒有參加。從十二月三十日到翌年元旦。凡三日。舉行國防最高會議。商討和戰的問題。至大除夕。決定接受陶德曼大使的和平提議。併決定蔣介石辭行政院長職。孔祥熙代理院長。張羣任副院長。蔣介石。自動辭去行政院長職。以避嫌和的責任。二十七年的元旦。從早上起。大家圍繞着蔣委員長。整天暢談各種問題。一直到日暮。照往年。這一天。政府當局者大家賀年。參拜中山陵。這一年。南京已陷落。中山陵已爲日軍占領。有着種種說不出的暗澹心情。孔與張。這一天正式就職。二日。白崇禧與閻錫山等。離漢口。赴前線。四日。蔣介石去開封方面。留在武漢的孔祥熙與張羣。担负了和平的全責。但是。從前後左右。發生了許多麻煩。在徒費時日之間。日本已不能等待。便發表了一月十六日的聲明。於是。一切全歸泡影。現在。蔣介石對於我的和平運動。大事非難。但在我。這種非難。全然不能折服。因爲和平方針。是二十六年大除夕的國防最高會議正式決定的。從二十七年元旦。應該實行了。關於這件事。已說明過好幾次。已是天下周知的事。所以不必再述了。

河內的正月 回憶在去年河內過的正月。實感慨無量。我於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離重慶。於二十九日。發表第一次通電。特到河內去發表通電的理由是。因爲在重慶。要發表自己的意見。到最低是不可能的。照蔣介石平常手法。我發表了這樣的通電。表示了態度。一定用恐怖手段對付的。這是我所深知的。但是在二十二日。近衛聲明發表了。在我。不能再空費這以上的時間了。同志周佛海。陳公博。陶希聖。梅思平等。爲了發表第一次通電。到香港去了。在河

內。只有我夫婦。曾仲鳴。與二三祕書。我們。在那個時候。絕無護身的武器。我們並未爲危險所包圍。因此不能要求越南當局保護。而且。一受了保護。與同志的連絡上。頗不方便。所以。越南當局雖則提出保護。但我們拒絕了。但是頓在河內的市內。是危險的。所以遷居市外山上叫作唐泰島的避暑地的旅館中。是冬天。所以除了我們之外。沒有別的人。在寺院似的大旅館的一室中。我們四五個人。在緊張中但却靜悄悄的。迎接和平運動開始後第一個新年。元旦晚上。我得到情報。知道重慶方面在策劃剝奪我和同志的國民黨籍。對於這個情報。我與曾仲鳴俱頗黯然。這一晚。大家都沉思了一晚。才脫離重慶的我們。便反對重慶。於情有所不忍。一方面。在當時。日本方面的意見。我們也不明白。近衛聲明。是原則的。日本方面。在具體上將如何。完全不明瞭。於是。我們決定。暫守沉默。靜觀事態。我們打算。把一個正月。在寂靜的山上的旅館中。緘閱書籍。耽於過去回憶及思索。來度過。但是。一月十七日。發生了同志之一的林柏生。在香港爲暴徒襲擊受重傷的事件。空氣緊張了起來。是一月二十八日。得到緊急情報。說有十幾個怪人。從山下向唐泰島來。我便下了山。當他們到達旅館的時候。我已經走脫。從這個時候起。我在河內另外借了一幢房子。當時。越南當局提出保衛我的住所。但是拒絕了。只是在我住所附近。站一個警官。住所。全然沒有防衛設備。三月二十一日。同志曾仲鳴爲重慶的暴徒所殺害。便在這住所中。發生了這件事情之後。越南警察當局。完全的包圍了我的住所。以爲戒備。蔣介石深知我的脾氣。但他一再非難。說我不知道他的脾氣。脫離重慶之後。我沒有立刻積極的行動。這在同志之間。有相當的批判。曾經有人批判。說萬一我在唐泰島爲重慶暴徒傷害。和平運動不將全歸泡影嗎。但是。正直的講我的心情。對於才脫離的重慶。立刻轉向。向打倒重慶的路上邁進。這在我的心情。無論如何是不可的。有人說。這種感傷。只是婦人女子之仁。我自己也以爲。非虛心袒腹的批評自己不可。但是。在實踐自己的信念的途中

汪精衛先生行實續錄

一一一

中國史蹟風土叢書

。時常陷於孤獨中。這也不得已的事。我心中絕無所悔。脫離了重慶。在河內過的這孤獨的正月。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尤其是。現在在南京。把握着新的希望。迎接正月的時候。回想當時。實感慨無量。(採自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新中國報譯者正禾)

雙照樓家世

張江 載

汪精衛先生爲元末汪純一後裔。純一自婺源遷山陰。後仍歸婺源。明宣德初。傳至伯齡。始葬山陰縣治西二十里廟五。亦名外山。有汪氏始祖之墓六字碑。山下有魚蕩。土名汪家渡。數傳至休齋(諱鐵)。明成化間。官兵部郎中。忤宦官引疾歸。死葬山陰縣治西二十八里雁山。刑部尚書王鑑之爲之銘幽。文已佚。事見青湖文集。墓前有石坊。嘉慶間建。甚闊偉。松楸大數圍。蒼翠蔽空。數百年前物也。休齋之後。有號青湖名應軫者。明嘉初官江西提學僉事。明史有傳。著有青湖集十四卷。明史藝文志清四庫全書皆著錄。靜志居詩話云。汪青湖先生。司諫爲直臣。牧民爲良吏。講學爲純儒。皆第一流也。入祀紹興鄉賢祠。泗州名宦祠。泗州志載入官績傳。越幾堂日記謂明張岱撰明越人三不朽圖。先繪像。次撮舉生平。而系以贊。青湖象列立德門忠諫中。青湖數傳至汪翀。博學能文。著史億一卷。其子汪雲。道光間官遂昌縣學訓導。著枕上吟草一卷。汪雲子省齋公。即汪先生之尊人也。汪先生以隨省齋公遊幕至粵。始占籍焉。叔父球。幕遊州縣。晚年入粵督幕。歷劉坤一裕寬張樹聲曾國荃四總制。皆禮重之。故有聲譽。既以申韓術著稱於時。且工詩古文詞。著隨山館集十八卷隨山館詩簡編四卷無聞子一卷松烟小錄六卷旋談五卷尺牘二卷行世。嘉興張鳴珂續輯駢體正宗。即錄其文。詩則張維屏陳澧之詩人輯略。皆交許之。海內仰爲詞家。瓊子兆銓。中光緒乙酉科鄉試。文名籍甚。銓從弟兆鏞。亦名孝廉。久居岑春萱幕。著有微尚齋詩集。即先生長兄也。

北京庚戌橋史考

東莞張江裁撰

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年歲次庚戌。汪精衛先生埋炸彈於銀錠橋一事。此固人所習聞。亦且羣無異詞。故余輯汪先生庚戌蒙難實錄。亦採此說。及讀鄒魯國民黨史稿暨黃復生庚戌紀實兩書。則謂埋彈於甘水橋。而未涉及銀錠橋。心頗疑焉。庚申四月汪先生招飲。席間。余以此案相叩。汪先生亦漫應曰銀錠橋而已。疑莫由釋。今歲癸未三月二日。乃馳書詢諸劉君振卿。劉君於北京風土。素極究心。余書云。『弟近輯北京銀錠橋史蹟志。兄於此有無意見。弟昔見鄒魯國民黨史。述及汪先生庚戌事。謂在北京甘水橋下。弟雖居北京久。於北城地理。不甚熟習。未知甘水橋在北城何處。與銀錠橋相隔若干里。兄熟於風土。望將甘水橋與銀錠橋之距離示及。』旋得振卿復書云。『次溪吾兄道席。甘水橋在舊鼓樓西大街。銀錠橋在後海東部。』溜胡同西口外。官房口東口外。攝政王入朝路綫。因扈從隆盛。且因警戒方便起見。乃出府東行。自鼓樓西大街東口向南。直入地安門。絕不能出府沿後海北岸至銀錠橋東。自一溜胡同出至大街也。『因一溜胡同寬不足四尺。』又不能過橋西南行。自什刹海經皇城根入地安門也。根據此點。則銀錠橋未必與炸彈案有關。然而在事實上。則北京人莫不知破案地點在銀錠橋。各私人筆記。或傳說。亦在銀錠橋。此事在弟之拙想。埋炸藥。實爲銀錠橋。只當時汪先生不明瞭攝政王是否從此路過而已。我之所以三十年來不談此掌故者。乃覺銀錠橋三字。雖警戒路綫太遠耳。我兄如必欲明瞭此事。則可請示汪先生。當時之橋是大是小是高是平。若大而平。乃甘水橋也。若小而高。則爲銀錠橋。拙意如此。不知高明以爲何如。』余接此書後。於同月七日。再以五點相就正。書云。『振卿吾兄左右。手教敬悉。承示銀錠橋事。兄所云云。極有理。第五年前。閱鄒魯國民黨史稿。有庚戌事在甘水橋之語。弟當時頗致疑焉。曾叩之汪先生。汪先生於此案似甚糺糊。弟問是銀錠橋乎。彼漫應而已。蓋於此案。事隔卅年。記憶不清也。則此故事。將何由而考證之。然事經不過三十餘年。已復如是其難。更不必怪清代學人爲一名一物。有終身研討而不得其結論者矣。然弟素喜掘根問底。疑而莫釋。心終不安。兄是北京人。可否代詢土居。當能明瞭。此問題之外。弟有疑問數點。乞兄明示。』(一)甘水橋是否爲攝政王入朝必經路。(二)甘水橋之歷史兄知其詳否。(三)舊報稱埋藥在內城鴉兒胡同小石橋下。此小石橋現仍存在否。(四)攝政王府是否在銀錠橋附近。抑在甘水橋旁。』此書甫發。意有未盡。又於十五日再致振卿一書。書云。『振卿吾兄左右。大示領悉。承繪攝政王府一帶地圖。至感謝。最好請兄作一文。詳述銀錠橋及甘水橋之形勢。並當日之警戒情形。以爲後人破此疑案。近又有人謂庚戌一案。是在小石橋。未知小石橋亦在此攝政王府左右否。其實弟於實錄中。已言小石橋矣。兄文望速寄下。因近輯汪先生行實續錄。待此附入。揚兄名於南方。無論有何見解。不妨直敘。越詳越好。』振卿又於十六日復書與余。詳爲解釋。書云。『次溪吾兄。茲謹將疑問之函。恭答如下。』(一)甘水橋爲濫五爺(攝政王)上下朝必經之路。(二)甘水橋無歷史。爲後海行人小橋之一。橋下之溝。爲半明半暗。即橋北端爲暗溝。直通鼓樓西大街。橋南端爲明溝。破案時之出大恭者。爲北上坡堆舖內之衙兵。忘其姓。即在此暗溝前之明溝內。以橋洞隱身。故此人藉出大恭爲名。偵察汪先生之行動。而汪先生不知也。自明溝南行十數武。有一無名小橋。橋下即爲埋炸藥之所。(江裁謹案。此無名小橋。改名曰庚戌橋。已請閩縣李釋堪先牛撰文鐫石。以垂永久。)(三)埋炸藥之無名小橋。俗稱甘水橋小橋。址在甘水橋迤南。鴉兒胡同西口外。與遠在東南四五里外之銀錠橋無關也。(四)攝政王府在甘水橋西。而王府馬圈棚門。即在小橋西北坡上。簡言之。甘水橋在

北京庚戌橋史考

一

中國史蹟風土叢書

王府東牆外。小橋在王府東南角。(五)甘水橋不知創建年代。大約非元即明也。劉君又撰甘水橋炸彈案一文。刊於同月十八日北京實報暢觀欄。文曰：「清宣統二年(庚戌)汪先生在京謀炸一案。其地址在甘水橋。與銀錠橋無關。擬將此事告之張次溪先生。因草此文。考攝政王之白色雙馬四輪轎車。每日上下朝路線有一定。爲出府門向東。自馬圈棚門前。經小橋向北。過甘水橋至鼓樓西大街東行。經鼓樓前大街。向南直入地安門。惟下朝時。有時進煙袋斜街經鴉兒胡同。過甘水橋迤南之小橋回府。埋炸彈之處。即在無名之小橋下。小橋下之溝爲明溝。北行十數步。即至甘水橋下。惟甘水橋北則爲暗溝。在埋炸彈時。暗溝前有耕大便爲名之堆兵(小橋北上坡堆舖內之街兵。)蓋汪先生數日之行踪。早爲街兵看破。不過無實據。不知爲何來者。如不然。則在監國府門咫尺之地。誰敢隱溝內大便。府前之警察。技勇兵。禁衛軍。非聾瞎者。案發後。挖炸彈者。爲民國初被刺之右翼統帶吉蘭亭。此事北城老人皆知之。銀錠橋遠在官房口及一溜河沿。與本文無關焉。」余未接到振卿十六日復書及此文時。又於十六日。再上振卿一書。書云：「振卿仁兄。蒙繪地圖。俱見兄熱心研究此問題。茲再與兄商討之。庚戌一案。一說在甘水橋者。見鄒魯之黨史稿。又見黃復生庚戌紀實。黃氏原文云。時攝政王上朝。由鼓樓大街。鼓樓前有短牆。伺其通過時。將鐵罐由短牆投下。彼可悉數而斃。詎計甫定。而鼓樓大街。改築馬路。又調查其路線。必取道煙袋斜街。復以租屋不得作罷。予復多方調查。最後始擇定十利海旁一小橋。名甘水橋。距攝政王府最近。爲出入必由之地。橋之北。有陰溝一道。如將鐵罐埋於橋下。人則藏於陰溝內云云。願就此段記載。以爲探討資料。務乞兄有以教我。(一)黃記云。計甫定。而鼓樓大街。改築馬路。按鼓樓大街馬路翻修。當是庚戌時。彼時工程不似今日之輕便易舉。必需長時間始可竣工。攝政王出入必需改途。兄熟於故事。往年修路是否需長時間。又修路時。能否通行。(二)黃記云。查其路線。必取道煙袋斜街。然則由攝政王府。

北京庚戌橋史考

二

中國史蹟風土叢書

至煙袋斜街。勢必經銀錠橋之橋口。則銀錠橋埋藥有可能性矣。(按雖不必跨橋而過。然勢所必經。)(三)黃記云。最後擇定於十利海旁一小橋。名甘水橋。按什利海附近。祇一銀錠橋。而甘水橋。則在後海之北。非在什利海左右。(四)黃記云。橋之北有陰溝一道。此則請兄代在北京溝渠志。銀錠橋旁。有無陰溝。以上四點。如證明(一)鼓樓大街改築馬路。不在庚戌年。與翻修時。仍舊能以通行。(二)由攝政王府入朝。雖經煙袋斜街。有便道可以不由銀錠橋之北口。而能通行時。(三)甘水橋後爲後海。後海雖與什利海相通。但各有專名。若後海亦可呼爲十利海時。(四)若查出北京溝渠志。載銀錠橋之北無陰溝。而甘水橋之北有陰溝。據此四端。則庚戌之事。必在甘水橋而無疑。反之。能證明(一)鼓樓大街改築馬路。確在庚戌年間。翻修需長時間。不能通行。攝政王入朝。勢必改途。(二)入朝路線。必需由攝政王府經銀錠橋。而後始能達煙袋斜街。(三)後海不得混呼爲十利海。又十利海旁。祇一銀錠橋。無其他之小石橋。(因舊報亦稱翠義地點。爲鴉兒胡同旁一小石橋。)(四)若北京溝渠志。載銀錠橋之北。有陰溝。而甘水橋之北確無陰溝時。合此四條件。則庚戌之事。必在銀錠橋無疑矣。或謂黃復生曾參與該案。既稱是甘水橋矣。當可據爲典要。然在實事未證明以前。不敢遽認黃氏之言爲當然。蓋黃文中有如上述之矛盾。不得不待考證也。且黃氏當時初議在甘水橋。亦是事實。後改地點。以記憶隔疏。行文不檢。遂直書甘水橋。亦人情之常。然庚戌一案。實關民國奠基。事隔三十年。已傳聞異詞。即今不考。後將何待。務請兄有以我教。使疑案能決。則燦爛之橋史。永爲國光矣。此函到後。千祈賜復。以便彙印。至於弟與兄函。有道及此案者。亦乞代爲摘要。擬與兄前函一並彙印也。」振卿於同月二十二日。復吾書云：「次溪兄如握。頃接快郵。展讀之下。得知將使賤名。榮附驥尾。不覺汗透棉袍。慚愧慚愧。在未答復尊函之前。先將什利海之名稱弄清。方能談到我兄所注意的問題。什利海名稱是。